大易擇言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三

上元程廷祚撰

[stamp]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正義 衡水孔氏曰此卦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為夬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

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
剛至于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冦也戎兵者
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
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
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
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
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間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

愚案莫夜有戎勿恤蓋言戒備之有素以二秉至健之德而能惕號故也張子之論最善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辨正 愚案九三乾體之極剛過而躁故曰壯于頄幾事不密其凶可知君子處此則有道蓋夬主于決而非主于壯也決貴內斷于心而不貴外形于色也獨行者內斷于心之象遇雨若濡有慍雖蒙外侮而怒不形于色之象如此則无剛過之失而足以集事得夬之正者也故无咎舊解以獨行為君子與小人相應以有慍為衆陽所慍考九三之與上六

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正義東坡蘇氏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

慈湖楊氏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

存異

伊川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呼號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愚按卦雖以五陽決一陰而爻辭率多危厲之意以陰柔據最高而未去慮死灰之復熱也況彖辭言

長與此同意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義 衡水孔氏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于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紫陽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至姤然後一陰可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

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旣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 北海鄭氏曰一陰承五陽苟相遇耳非禮之正女壯如是故不可取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于外當如包苴之魚包苴之魚義不及于賓也

敬菴吳氏曰九二既包有魚則當盡其防制之責以義言之不可使遇于賓也若不治而使遇于賓則失其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辨正 愚案九三居巽體之極猶豫寡斷欲制陰而不能臀

正義 衡水孔氏曰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

紫陽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愚案有隕自天言九五當時以隕越為憂則有以持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辨正 愚案廢興存亡莫非天命志不舍命言九五之存心恒若天命之无常而一旦隕越于下有隕自天即書之所謂墜厥命者是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愚案剛極于上則柔將愈長于下剛不平而與柔爭

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也

伊川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

紫陽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兊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
又為澤上于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王假有廟
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
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
又人必能聚巳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
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
于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
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于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于上既上下順說而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于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

五以元永貞繫辭足徵聚正之義

辨正 郭氏京曰彖利見大人亨利貞彖象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脫亦明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萃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咸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于道恒之理也萃之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萃之理也凡天

地萬物之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于所
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于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
道于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贊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義 山陽王氏曰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伊川程子曰澤上于地為聚萃之象君子觀萃象以
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
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

信而從之則可以无咎矣此爻自始而要其終以明聚之道在于孚故二即言孚而五又有匪孚之語又案此卦内卦為衆外卦為衆之所萃故初與三凡兩言往言往而萃于大人則得其主矣義本明晰舊解失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

然遇爻辭有異又往往委曲其說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辨正 愚案凡物之聚不以形而以心初六孚信不足以相結是其志亂也其志既亂則外之亂不待言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辨正 愚案此爻先儒以二五相應之例求之多以引爲五之引二故曰必待引而從之則吉而无咎然信如此則不宜獨言引而宜云引而往吉无咎矣其說

終有可疑案六二處順體之中本巽于在下之羣陰而能率羣陰以歸于剛健中正之人謂之引者自我引物而言也孚乃利用禴言雖能率陰歸陽而尤以誠信為重苟能積其誠信則雖用薄祭可以交于神明而況于人乎言萃之本在于孚也

存疑 衡水孔氏曰引吉无咎者萃之為體貴相從就今六二以陰居陰志于進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

咎也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居中得正忠
信而行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安定胡氏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
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
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
君援引于巳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
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
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

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于神明也

伊川程子曰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

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謂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于上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紫陽朱子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辨正 愚案坤體主順以順于陽德也二處坤體之中而能率陰向陽以其能履至順之則而不少變易故曰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辨正 愚案内卦衆之象也爻至六三衆已極矣而未得其所聚之處夫擁衆多之民而不知爲之所則有欲不遂有求不給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禍亂之

所由起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矣當此之時惟有擇所從以安之可以无咎然事已至此而後徐議其所往亦可謂之不明于物理而難免于吝矣而往猶可緩乎曰小吝者戒而激之之辭也玩全卦以定爻義宜如此觧然舊説皆不然未知是否

存疑 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于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于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于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以小羞也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辨正 愚案巽者順從之義言剛德在上當往而順從之則得其所萃而不至于嗟如矣程傳以為上六巽順

而受之非也

九四大吉无咎

正義臨淄房氏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集立大功可以免咎輔嗣之説

伊川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

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義　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有不當也

東谷鄭氏曰其位近其德同其為下之所歸亦同自非所謂至善則其君病之烏能无咎戒之也凡言

位不當其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為其以剛陽迫

近其君也

梅邊熊氏曰九四九五皆萃之主九五在上之萃也

九四在下之萃也故九五曰萃有位而四象曰位

不當大吉无咎也上比于君以臣而有君萃之象

疑乎有咎者也

折中曰案鄭氏謂凡言位不當其義不一者是也然須

知是借爻位之當不當以發明其德與時位之當不

當

通論 愚案四五兩爻皆能聚人然四德勝于位五位勝于德傳于四曰位不當所以嚴臣主之防也于五曰志未光所以勵君人之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

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

紫陽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

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

戒占者當如是也

辨正

愚按民之所聚一在于德一在于位有其一皆足以聚人而德為尤重此卦四五俱為陽爻而四獨先得其所聚者以四最親于民而民但知有德位之崇卑初非所計也聖人于四明君人之德于五明君人之位言德苟如四則雖无尊位而民已歸之五有其位不患民之不歸而亦不可徒恃故曰元

永貞悔亡兩爻雖有分別大意惟欲君人者修德以為聚人之本而已觧者謂萃卦以二陽統四陰又謂四以剛陽迫近其君皆不得其要也

通論

折中曰彖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于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餘論

童溪王氏曰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

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

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泉峰龔氏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雲峰胡氏曰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

无其位有其位又不可无其德

愚案以經傳觀之九五之德實有未足其故以說體也若乾若坎在外卦則不止于是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正義 建安邱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兊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于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辨正 愚案說極于上必生驕泰之心以是居萃非所宜矣

況其所處乃滿而欲溢聚而將散之時乎當此惟悲憂危懼方為明于持盈之道而有以固人心于未渙庶免于咎爻義與離卦六五畧同舊說以為陰柔小人求萃不得或又比之孤臣孽子不得于君親者但觀象傳未安上之語自知其誤今惟存邱氏一說

通論

雲峰胡氏曰萃極盛之時也宜和說順遵以應坤兌之象今初則號三則嗟上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

深安得晏然而已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正義 北海鄭氏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中明德日益高大也升以德論為是

衡水孔氏曰南是明陽之方故曰南征吉也

伊川程子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

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愚案升與萃對柔而聚謂之萃聚而上謂之升升之取義宜主規模氣象蓋治道與學問其進而上皆有序而不可紊然每有所進則必有其規模氣象之不同者如中庸所謂悠遠博厚高明堯典所謂昭明協和時雍之類皆道之由漸而致者也所謂升也觀大象順德之說其義甚明與賢者登進之事无涉卦巽坤二體皆有從剛之能又內巽外順

前行而无窒礙是以元亨大人學則必躋于聖賢
治則必底于王道如此而後為升之至故曰用見
大人勿恤也南征吉既云升矣則有進而无退南
征者前行而順乎陽故无往而不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元亨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
矣二以剛中之道應于五五以中順之德應于二

是以元亨也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折中曰柔以時升猶當以初六之義為重故六爻惟初六為大吉
愚案巽取以柔從剛坤則以順乎剛而得名此二卦

之所以合而為升也柔不可以自升而當從剛以升柔之從剛巽為最先　折中謂當以初六之義為重乃先儒所未發柔以時升既定指初六則凡柔爻皆初六也特所升者巽地爾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義　衡水孔氏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也

伊川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紫陽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

初六允升大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于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于君當升之任者也允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于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應柔又无援應不能自升從于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紫陽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所以大吉

存異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象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愚案卦之所以為升者巽也巽之所以為巽者順乎剛也與上合志即指順乎剛而言而呂氏乃謂志

與三陰同升蓋由不知巽之本義而遂失升卦之義也學者毋為所惑可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辯正 愚案柔順乎剛必以誠以誠初六之允是也剛之納柔亦必以誠九二之孚是也二惟積誠以待方順之柔故能剛柔合德而同升乃利用禴言雖用薄祭而可以上通于神明言其升可必也无咎者孚而後无咎也○又案爻辭與萃六二同然萃之六二明

以陰歸陽之義升之九二明以陽受陰之理其不同者如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誠積于中則自不得外飾故曰利

用禴尚誠敬也自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尚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于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辯正 愚案有喜即釋利用禴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不惟為臣之道无咎

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紫陽朱子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凡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卦重柔之能升九三剛爻而云升者柔自九二方合于剛此爻則剛與之升也虛邑取外卦之假

正義 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

童溪王氏曰彖傳柔以時升蓋謂五也

梅邊熊氏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辨正 愚按六五柔而得中升居尊位其得正而獲吉宜矣

升階者為學致治皆有其序而无一蹴之功令柔

自極下而升于五則其行有漸而必要于至其為

有方而悉底于成柔順乎剛之效著矣升之能事

畢矣故象曰大得志也爻義宜如此解舊說未可

信

存疑伊川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義

折中曰案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極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辨正 愚案先儒以冥升與冥豫並論故謂此爻為知進而不知退其實非也豫上卦乃動體動極而不知止故為冥豫升之上卦則順體也以順而升者也且

下五爻並无不足之辭何至上六而不美如此蓋此爻乃治心之學也冥者不覩不聞之謂冥升者守其至靜以順乎天德也天德无極而我之升亦无極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有進无退惟聖賢之治心為然故上六以此終升之義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而用于貞正則為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

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辨正 愚案易中凡言富者皆陽也言不富者皆陰也冥升在上而曰消不富者至此則惟順乎天德而陰之

為陰將自是而消亡矣故曰消不富也

存疑

安定胡氏曰上六既不達存亡之義以至于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伊川程子曰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也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